



怎樣寫爲稿

新大眾叢刊之七

稿寫樣怎

新華書店編輯部

一九四五年五月出版

新大眾叢刊之七

怎樣寫稿

定價

元

一九四七年五月出版

編輯者：華北新華書店編輯部

出版者：華北新華書店

發行者：華北新華書店
華北新華書店

怎樣寫稿 目錄

—新大衆叢刊之七—

寫稿子的三件事

陸鈞

簡單同具體

章容

找問題抓特點

藍田

寫具體的

季首

我寫稿的經過

趙烈川

寫稿的困難

閻波

爲啥要寫稿

藍田

寫日記的一點經驗

毛茂春

再論寫具體的

季首

不要見啥寫啥

趙炳鴻

寫稿子的三件事

陸 鮑

寫稿子要注意這三件事：多多搜集材料；多多想一想；多多刪改。

第一件事：寫稿子全靠材料，還要材料多。但是，從那裏去找呢？我們常說：『做什麼寫什麼』，自己工作、學習、生活的經過、經驗，就是一部份材料。如果這一部份材料沒有什麼價值，不是大家要看的，那又怎麼辦呢？就要多同人談，去別人身上找材料；多從報上的消息，『新大眾』的文章裏去發現問題；更要隨時隨地留心身邊的事情，每件事都要想一想，都要問幾個為什麼。想着有問題，有新的道理，便把它記下來，跟着這些問題，再去找材料，再來考慮，看有什麼東西可以寫。

在別人身上找材料，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。譬如，我們要寫一篇英雄傳，不只是要詳細問問英雄本人，還要從他的家人、鄰居、親戚、朋友，所有知道他的人身上，詳細去問。更要看這一個英雄在行動裏表現得怎樣。

材料搜集得越多，就越好。多了可以選擇，不好的丟掉，精彩的留着。久了就沒有辦法選，無論好壞都搞進文章裏頭去，這種『賴飯』，讀者就不願意吃，一方面，自己

寫起來也很苦。有時，辛辛苦苦得來的材料，還會同題目不合適，這些材料，也要去擇。
○合適的材料，就要好生處理，不能糟蹋了。

第二件事：多多想一想。材料收集了一大堆，像亂麻一樣，找不出頭緒。這個時候，就要把材料全看一遍，大體上都摸熟了，嚼爛了，就要好好的來想一想。有些專門寫文章的人，看完材料以後，要『閉目凝神』，或者走來走去，就都是在想，這也叫做『構思』。

怎麼樣想呢？拿寫英雄傳作比吧。要想：在這一大堆材料裏面，用那些材料寫出來，才把英雄傳寫的像？材料是不是夠了？英雄的個性、談吐、行動、像貌、習慣、特點等等，是不是都摸清楚了？他的思想、情感、優缺點是不是都體會了？用那些事情才能把它寫得活生生的，使讀者看着就像親眼看着一樣？把這些都想清楚了，便好像有了二條繩子，自然就把那一大堆材料串起來了，串不上的，再好，也應該丟掉。

第三件事：多多刪改。從前稱讚別人寫好文章，愛說：『一氣呵成。』就是說：他寫的時候，從頭到尾沒有打一個頓，沒有一個字，表示這個人有才氣。現在我們寫文章，寫好後，却要多刪改，再研究。原因，我們寫文章不是顯才能，是要對羣衆負責，要使羣衆看得懂，看了有益處。既是這樣，我們簡單明瞭的把稿子寫好後，還得多看看，多改改。看意思是不妥當，有沒有空話，有沒有不必要的形容詞。稿子要分段落，有條理。寫故事、戲劇，要寫出人物的性格來，活潑新鮮，要有曲折。改好了以後，還要多給幾個同志看，或是唸給羣衆聽，徵求他們的意見，再修改。

簡單同具體

章容

新大眾編輯同志：自新大眾出版後，我心裏好比得了什麼好東西似的高興着。因為我是個老，，沒法表現出我的高興和歡迎來，只好捐贈你們五塊錢，表表我的心意。我寫了個小東西，請你們修改，幫助我學習。

陵高縣杜慶華 九月十五日

下邊是我的來稿：

我年小時家很貧窮，整天憂愁穿衣吃飯。想唸書，比上天還難。

閻錫山「防共」那年，我在榆太當學徒。學徒的生活真苦呵！整天挨打受罵，有三天，我在大街上走，無緣無故叫「防共軍」捉去，罰了三個月苦工。受了罰，我還不知道爲了什麼。你們看，舊社會的日子能過不能過？

抗戰後，我參加了八路軍，起初當火伕，當勤務。後來天氣冷了，調我去住學。那時，同學們都說生活苦，我却一點也不覺得。相反，我覺得這生活比抗戰前好多了。出學後，做了地方工作，一直到現在。我由火伕，勤務員被提拔爲幹部。現在，我

當了區長，還認識兩千個字，能寫書信，工作報告。想起來，真是做夢也想不到的。共產黨供了我唸書，培養了我。他的恩情，我是永遠忘不了的。

編者的意見：

杜慶華同志的信和稿，都用的是原文，只是個別字句稍稍修改了一下。就文字說，做到了溝通、明白。

杜慶華同志是受過舊社會壓迫的人，後來參加了革命隊伍，當火仗，當勤務……一直當到區長。他的一生是很豐富、曲折的，一定有很多地方值得大家學習、效法，有很多模範的事情可以寫的，杜慶華同志沒有把它寫出來，他寫得比較簡單。

我們有很多同志，做了很多驚天動地的事情，可是叫他講起來，講得很簡單，三言兩語就過去了，好像事情經過就是那麼簡單的；其實不是的，每一個人，每一件事，如果仔細研究起來，都是不十分簡單的。比方你做好了一個村子的工作，你說起來，可以很簡單：「我把這村子的工作搞好了。」但是怎麼做好的呢？中間經過些什麼困難，是怎樣克服的？工作，你是怎麼領導的，有些什麼成功的經驗？又有那些失敗經驗？成功時，你有些什麼想法，失敗時，你又怎樣？……總之，事情是很複雜的。在「做好了」這一句話中，包含了一個複雜的過程。把這個複雜的過程弄出來，就是很生動的材料。有些同志不知道什麼是材料，只認爲數目字，統計表是材料，不知道還有很多活的材料。

譬如九月十六日的新華日報上，有一篇寫石屹節礦工起義的通訊，裏面有一段，寫

到一個老太太去煤礦送信，說：「她是一個八十多歲的老太太，當她走到電網跟前，受到礦警的阻攔時，她說：『我的孩子在礦上做工，四天沒回家了，我挨着餓。』於是，她見了王根喜。」這篇通訊，因為主要在寫礦工起義，所以把這個送信的老太太，簡單幾筆過了。別人在這簡單幾筆裏，自然看不出這老太太是個什麼樣子的人，也就無法向她的好處學習。新大眾第七期上，申田同志專門把個老太太寫了一寫，這篇稿雖是遠本缺點，但這個送信老太太的忠誠、勇敢、機警，是可以看得出來了，給人的印象比較深，要向她學習，也就比較容易。

有些同志，寫稿喜歡「概括」，一概括就把生動的事情概括掉了，結果，只剩下一個乾殼殼，給人的印象平淡，作用也就不大。做報告，講理論，談學說，是需要概括的（有些地方也需要生動的例子）；但是寫一件事，寫一個人，寫出來要叫別人學習、參考，就要把這件事，這個人的特點，複雜曲折的地方寫出來，使人好像親眼看見一樣，這就叫做具體。寫得具體，讀的人印象才深。

這裏，我們謝謝杜慶華同志捐贈給新大眾的五元錢，同時希望杜同志，能把自己經過的生活，現在做的工作，工作裏的問題，繼續寫給我們。

找問題 打特點

編者寫給讀者

應該知道。——寫稿子要注意的一些事——

幾個月來，我們收到許多讀者的信，要新大眾說明到底需要些什麼稿？這些稿要怎樣寫才能登？這裏，我把自己在這幾月中，用讀者稿子的感覺，寫一寫。這些意見自然也不一定正確。好在我也只是「一個自修的人」，便算在「自修室」裏的一個發言。讀者同志們，如果覺得那些地方不對，或有補充，可以提出修正的。

許多讀者同志，寫稿的熱情很高，尤其是初學寫作的同志，熱情高，又虛心。這些同志寫的稿，我們看了又看，最後還是決定不用時，也往往感到有些難過。不用的稿，大概這幾種最多：一種是有件什麼大事情來了，一些同志，把報上的新聞穿插起來，加上韻尾，編成快板，鼓詞，這種時事宣傳的東西，當然很需要，但是大家都這樣寫，內容既是一樣，形式也沒有變化，新大衆上最多只能登一篇兩篇，其餘的就只好退回了。

同時，這種稿子，在各地演唱，恐怕也不會得到很大效果，因為沒有同各地的具體事情結合，羣衆聽起來，看起來，親切的味道，就不一定夠。一種是看新大眾上登出一些什麼稿，再仿照這些稿的體裁來寫，如像有了一篇回憶的稿子，一些同志也便接着寫自己的過去，這種稿當然也好，可以使許多讀者從自己最熟悉的事情寫起，比較有內容。但是寫得多了，內容就會越來越重複，又是照着一個樣子來套，讀的人，看一兩篇還新鮮，看上三四篇，就討厭了。一種是生動的事情，往往用空洞的句子給帶過了。有許多稿子，看來內容是很豐富的，只是寫稿的人，沒有分出輕重點，把那些重要部份，讀者要知道的部份，寫出它細微曲折的地方來，反轉用一些概括的句子，如像「真艱苦呀！」「仇恨的喊聲！」「他的思想打通了」等等來形容，或是用幾句簡單的話，捎帶過這一件事情當中最精彩，最複雜的部份。看稿子的人，雖是知道這些「艱苦」的字眼裏，確實包含着驚天動地的故事，也沒有辦法替他具體化出來。同這種寫法相反的，有些作者，又把那些同大眾沒有關係的日常生活小事，拖拖拉拉的寫得太多。一種是有問必答的稿子。這一欄雖說是必答，究竟在這樣一個新時期的轉變關頭，大家都忙着在打仗，在工作，不關緊要的問題，客的人感到沒有味，讀的人也會得不着什麼用。所以許多讀者問的小問題，我們只好把它擋起來。不關緊要問題多，為大家所要知道的問題却太少，如像今天各種工作、生活裏，當前時事的變化裏，許多人都有看法，想法；但是這些問題的發現、提出，我們還收得很少。

新大眾需要些什麼稿，這些稿怎樣來寫呢？這一個問題，我們已經回答了一些。新大眾的讀者，都是在用自己的血肉，創造翻天覆地的新事業。這些讀者，每一個人，都比編輯人員高明，他們生活在實際工作當中，許多新聞材料，故事材料，都是他們自己創造的。我們說過：寫稿完全靠材料，像種地靠糞一樣，而我們的讀者，正是製造這些材料的人。所以，新大眾創刊號裏，一開頭就說：「你做的什麼事情，便寫什麼事情，只要這件事情同大家有關係。」

讀者一定要問：為什麼我們寫了一些自己做的事，新大眾又沒有登呢？這裏，我們就要簡單的談談：找問題與抓特點了。

我們做的事情很多，有些是大家已經知道，不要看的；有些是日常瑣事，同大家都關係不大；如果把這些都寫出來，就是廢話。做過的事要寫出來，是為了交換經驗，提高讀者工作、學習、生活的能力。要做到這一點，就要從找問題着手，我做了這件事，感覺還成功，就要找找成功的地方在那裏？還有那些缺點，怎樣做，這些缺點就沒有了？事情做壞了，要找找到底是怎樣壞的？裏面是不是還有優點，怎樣做，才能做好？把這些都想透了，又和其他同志商量過，就可以從這裏面抽出搞壞、搞好的關鍵——中心問題，來寫文章。自然，還要看這些問題，是不是過去已經有人說過，還有那些不同，有人說過的，就要少講；不同的地方，如果與大家都有關係，就要說得詳細，把細微曲折

的地方，都寫出來，使讀者好像親身經過，親眼看着的一樣。這樣，給他的印象才深，也才能把你寫稿的意思了解得透澈。這是說從自己做的工作裏找問題，抓特點。

我們自己做的工作，雖是羣衆工作的一部份，究竟範圍比較窄，若果只是寫自己所經歷過的事，有時也會沒有東西可寫。所以，除了寫自己的工作，還要留心羣衆中有什麼要求、需要、困難……一句話，就是要注意羣衆中，有那些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。這些問題，有的很明顯，大家都認爲是個問題，如像小孩害麻疹，好多地方因爲照護不好，死亡很大。有些問題，大家還沒有注意，或是模模糊糊感覺到，還不太明確；如像這村幹部的學習問題，開會問題。不管被羣衆提出或沒有提出的問題，我們發現後，都要好好了解一下，看看這裏面有那些特點，有那些差別。如像小孩害麻疹這件事，只是把它提出來，要求有專門知識的人解答，當然是好的；如果我們能夠把它詳細了解一下，爲什麼小孩死亡這樣多，到底有那些地方沒照護好？有沒有害麻疹沒有死亡的小孩？這些小孩是怎樣好了的？把它兩下一比，就可看出來問題在那裏。從這些比較系統的情況中，有專門知識的人，才能提出更具體的治療辦法；問題容易得到解決，稿子也更切合實際。有些事情，經過作者的反覆了解，比較，研究，不需要專門知識的人來參加，也可以從事情裏面，得到解決的辦法。

這是說的從問題裏面去抓特點，下面再談談，從特點裏面來發現問題。

現在各種部門，各種工作裏，都有英雄、模範工作者。這些人，是我們大家爲人、做事的樣子。這些人，既是大衆學習的樣子，大衆當然關心他，把這些人，這些人做的

會把這些英雄寫成千篇一律，一樣的翻身故事，一樣的英雄樣子，每個人最突出的地方在那裏，讀者反轉不明白。要把這些人寫出來，真正成爲羣衆學習的目標，就要詳詳細細了解他，看他爲什麼能當英雄，有那些事可以證明他是一個真正羣衆聯繫的英雄？他過去有那些缺點，怎樣改變的？今天有那些缺點，在怎樣改？問題發現得多，又自己從研究材料裏解決得多，才能把這些英雄寫得好。

第三、要「深耕細作」

這種做法，恐怕有些讀者，會感到太難！其實，這同種莊稼一樣，種莊稼要深耕細作多上糞，寫稿子也要「深耕細作」，力氣花得少，考慮不夠成熟，不會有好收成的。寫稿子的「多上糞」，就是要多搜集材料，沒有材料寫稿，也是胡混的。材料搜集得多，還要多花些時間、力氣，從這些材料裏去發現問題，提出問題，解決問題，這樣寫出來的稿子才會美。

種莊稼要看地下種，寫稿子也要時時替讀者打算，那些東西寫出來對大家有幫助，是大衆要知道的、應該知道的；那些東西是大家不要看的。這樣才好安排什麼地方該着重寫，什麼地方該省略。有些時候，我們把日常小事寫得太多，就因爲沒有替讀者想想。譬如每天見面的夫婦，常常談些家裏的小事還可以；如果，幾個月才碰一次面，那只能揀一些重要的事來談了。讀者距離我們，都是比較遠的，我們把他看成同自己住

在一塊的樣子，什麼渣渣麻麻的事，都要談一談。他當然不感興趣，也沒有意義。

四、記錄羣衆談話

上面說的，大半是稿子內容問題。用什麼格式來寫？我們覺得：只要有內容，隨便怎樣寫都可以。文章本來就沒有一定的格式。只是，我們希望寫稿，多用白頭話，或說寫的人要儘量幫助不能提筆的人寫。也就是知識份子要與工農同志結合。處在民主生活裏的解放區羣衆，有許多話要說。有許多意見。經驗要發表，但他們現在識字不多，寫更困難，不能傳達到新大眾上來。要把新大眾辦得好，一定要儘量登載廣大羣衆提出來的意見，需要把他們創造的生活、經驗等等才行。因此，我們要求能寫的同志，儘量幫助不能寫而又有意見、經驗發表的人。或是把他們的話，原封原樣的紀錄下來，只要有內容，囁嚅一點也不要緊。像本期登的「一個區幹部談他的學習」，就是這類記錄，這種記錄，也就是好稿子。只有這樣，才能使新大眾，真正成爲一個大衆讀物。

寫具體的

王春

有些話說的太熟了，就把人的耳朵弄麻木了，聽起來只是噏噏響，再沒人會去追求它的意義；就像我現在寫的這個題目——寫具體的——這在許看來，一定也會說：還不又是什麼『具體化』『形象化』那一套，大約看了也不會有什麼用處。不過可不要這樣說，這實在是寫作上的一個大問題，萬不可一滑過去。

什麼叫做具體？就是硬邦邦的實在東西。比如你說某村實行了民主，這就是一句不真確的空洞話；因為你光說民主，人家並不能知道他的民主表現在那裏。你必須把一些民主的事實硬對硬的給人家寫出來，那時候你就是不說民主，人家也會知道某村確是實行了民主。所謂寫具體的，或不說具體化，就是這個意思。

我們寫東西最容易犯的一個毛病，就是好說空話，而不寫具體的東西。在我們所收到的近兩千件的來稿中，差不多寫什麼問題的也有，寫什麼體裁的也有，這當然是好現象；但是主要的一個缺點，就是空話比具體的東西多。比如說擁軍吧：拿具體事實來表達出人民對八路軍的熱愛的，固然也有；可是光空空洞洞的把『吃水不忘淘井人』這句

話抄來抄去的，究竟還佔着多數。這樣不好，這如同不下米麵，光給人家一鍋清米湯喝，沒有味道。而且更不好的是：人民倒是確實在那裏愛護軍隊，只是因為你寫的不好，把人家的具體東西變成了清米湯！這更成了我們的罪過。這不過是舉一個例，寫一切問題都要注意避免這一點。

我們為什麼恰恰好犯說空話的毛病呢？這就是因為空話可以想着說，學着說，或者抄着讀；而具體的東西，却必須是硬對硬的去調查研究，不能瞎謬，避難就易，偷懶取巧。這是人們的通病，也就成了我們寫東西的通病。可是這是有害的，空話使人家聽着沒味，空話不能說明問題。所以我們還是應該下點力，寫實在的，這才是正路。

我們的第一個口號是：用具體的東西來說明問題。

我們易犯說空話毛病的另一個原因，是我們好單純的來發抒自己的感情。人到了痛恨一個人的時候，就顧不上去細說那個人作了些什麼惡，而只是痛罵他「頓『日你娘』」。完事，比如村上女人罵架是這樣，我們好空空的寫些「萬惡的日寇」，也不過是這樣。又如人到了非常贊美一件事的時候，也顧不上去仔細說明這件事的好處在那裏，却只是拍手亂叫「好呀！好呀！」這些就叫做單純的發抒感情。可是這樣發抒出來的東西，就往往是些空話。這些空叫喚能去掉嗎？不能！因為這是人們感情的自然表現，誰也扼止不住；你試去教一個正在大哭大罵的女人停下來，冷靜的向你訴說她的冤枉，管保辦不到。但是，她的冤枉要得明白，她的問題要得解決，還是不能光靠哭罵，還得慢慢來講具體的東西。這就給我們一個啓示：我們寫東西的時候，也不能光發抒感情，光喊空話。